

邱易东 著 肖猷洪 绘

空巢十二月

亦是题

——留守孩子的孤独与成长



第23届
陈伯吹儿童文学奖
大奖

第八届
全国优秀
儿童文学奖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邱易东 著 肖猷洪 绘

空巢十二月

亦是题

——留守孩子的孤独与成长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巢十二月 / 邱易东著. — 成都: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365-7011-5

I. ①空… II. ①邱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90733 号

出 版 人 常 青

策 划 黄 政
责任编辑 黄 政
封面设计 刘 亮
插 图 肖猷洪
技术设计 黄 政
封面题字 黄亦旻
责任校对 覃 秀
责任印制 王 春

KONGCHAO SHI ER YUE

书 名	空巢十二月
作 者	邱易东
出 版	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	http://www.sccph.com.cn
网 店	http://scsnetcbs.tmall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	210mm × 160mm
开 本	32
印 张	6.5
字 数	130 千
版 次	201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65-7011-5
定 价	20.00 元



邱易东，儿童文学作家，已出版《到你的远山去》《地球的孩子，早上好》《鱼的翅膀 鸟的翅膀》《不久以前，不久以后》等多部著作。先后获四川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优秀作品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大奖、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、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《妈妈，不要送伞来》《如果没有这样等天空》《不久以前，不久以后》《音乐老师》《我的早读》《远山致小城》《到你的远山去》等多篇作品入选多种语文教材。



肖猷洪，四川绵阳人。职业插画师，从事多年商业插画的创作，其作品以儿童类插画为主。



序：期待感动

我的讲述
并不叛逆，也不时尚
那些空寂的农家
以及在岁月的山野中
成长的青春
留守的故事
远离城市的繁华以及
时代的五光十色
但是我知道，无论身处何地
每个人内心深处
都有感动
不会丢失
风雨的夜晚，崎岖的小道
或者山崖上
遥远的等待和呼唤
一抹阳光的温暖
都会让心
泪——流——满——面

1. 父母回家有些冷——小琴的留守故事/1

在心里折腾的魔鬼,其实是自己制造的。

2. 留守女孩一夜长大——沙沙的留守故事/20

不会自我保护的女孩,是没长大的傻女孩。

3. 留守的青春日记——小兰的留守故事/33

扑在他们的怀里,让泪水尽情冲刷掉所有的委屈。

4. 跟踪同桌的女孩——柳叶的留守故事/48

我经历一连串非常事件,而绑架,还是我自投罗网的。

5. 谁教我懂得恋爱——夏雨的留守故事/64

我的留守故事,有些荒唐,有些黑色幽默。

6. 墙上的秘密壁画——梨花的留守故事/79

那是爸爸妈妈,在很远的地方遥望着她。

7. 三十天升华自己——小庆的留守故事/89

流着汗水,不能让妈妈就这样离开自己。

目 录

8. 死亡体验和一张撕碎的照片——俊娃的留守故事/105

妈妈撕碎他带回的一张照片,也失踪了。

9. “黑炭手”拨响的泉音——香香的留守故事/121

去城里找打工的妈妈,要她回来,证明清白!

10. 双枪的第十二张汇款单——大树的留守故事/133

每月以他爸爸的名义,给他汇去生活费。

11. 陪睡老师的戒烟行动——军军的留守故事/146

尽快戒掉烟瘾,让班主任有时间去见女友。

12. 我的两个父亲和一盘磁带——桐花的留守故事/163

我痛恨自己。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妈妈这样。

后记:孩子,我们都在爱着你/190

1. 父母回家有些冷

——小琴的留守故事

我不甘寂寞，可又是留守孩子。或许是因为留守，在孤独中长大的我，希望时刻引人注目吧！一上初中，心里就时常生出一些恶作剧念头，成了班上的恶搞大王。我出其不意地把一盆洗脚水放在宿舍门口，让同伴回房时，一脚踩进去，盆子一翻，一盆凉水把她泼成一只落汤鸡；在老师的讲台上放一条逼真的玩具蛇，藏在粉笔盒里，老师伸手拿出粉笔，同时一个蛇的脑袋就忽地伸出来，吐着红色的信子，吓得老师一声尖叫，眼镜掉在了地上……

可是，在家里，因为忌妒一个三岁的小孩，忌妒他全部占有了好不容易回一趟家的爸爸妈妈的爱，竟然也用上了我的恶作剧本领，最后反而害得自己炸伤手掌。现在想来，心里真是内疚得发慌……

爸妈要回家

寒假我回家，老远就看到小院里的喜庆气氛，门框上贴着大红的对联，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写着“龙下南海财运旺，虎归东山福星高”，横联是：“春到农家”。我感到有些诧异，我知道还有几天就过年了，可是，爸妈在外打工，已经十多年没有回来过了，往年的春节，也总是冷冷清清地过去了，今年，爷爷奶奶怎么啦？

奶奶正在院子那边，一只手拉着磨把，转着磨盘，一只手用勺子舀着泡得发胀的豆子，往磨孔里放。看见我背着包，过了小河，爬上梯坎，出现在院子边的杏树下，她一改往日的嘘寒问暖、问我考试成绩的习惯，笑呵呵地大声叫道，快，把书包放下，来帮我推豆腐。

我跑进屋子，把书包往小木桌上一扔，转身来到磨子边，接过奶奶递给我的勺子和装着黄豆的塑料盆子，舀起满满一勺，一下倒在磨盘里。奶奶笑着骂，死女子，做事总是这么毛毛糙糙的！舀半勺，倒在磨孔边！我们这个村子，家家都用上电磨了，只有我们家还在用这个古老的石头磨子，做豆腐，推汤圆粉子，做新麦馍馍、苞谷馍馍都得用它，硬杂木

的磨把，被奶奶那双粗糙的手握得油亮亮的。奶奶说，这磨子用了几十年了，磨出来的东西，比机器磨的，好吃。

我说，哎，奶奶，你笑得嘴都合不拢，有什么喜事啦？奶奶说，你爸妈回家过年，就要带着你弟弟回来啦！我一听，生气了，哼，他们还晓得回来？我以为早就忘记我们了呢！奶奶说，他们出去打工，一晃，就是十几年了。记得，那天给你办了一岁生日酒，第二天，就走啦……

我今年都十五岁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两个家伙，一走就是十四年，我心里不禁忿忿不平起来。磨盘在奶奶的摇动下，忽忽地转动，一粒粒豆子落进去，变成雪白的豆浆，瀑布般从四周漫流下来。奶奶的白发在寒风中飘动，额头挂着汗水。奶奶说，莫怪你爸妈，出门挣点钱，也不容易啊。我说，钱钱钱，就那么重要？连家都不顾？

磨槽里的豆浆积满了，奶奶放下磨盘，喘着气，摇摇酸痛的手臂，拿着一把刷子，往磨槽下的木桶里扫。我顽皮地问，奶奶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呢！奶奶笑了，说，给你讲了一百次，你爸爸呀……我接过去，说，我爸爸呀，胖乎乎的，个子高高的，头发很黑，精神得很……我妈妈呢……奶奶给我描绘爸妈的样子，从小到大，我已经能够背下来了。

正说着，爷爷从小镇赶场回来，背着满满一背兜东西，气喘吁吁地过了小河，爬上了梯坎，把背兜放下，坐在杏树下的石墩上，擦着汗水。我连忙跑过去，大声问，爷爷，买了什么好东西啊？爷爷也是乐呵呵，笑得白胡子一抖一抖的，他说，你自己看啊。

爷爷的背兜里，装满他在小镇买到的东西，一大堆餐巾纸、几袋味精、一瓶酱油、一瓶醋、几瓶橙汁，一些糖果，还有一盘鞭炮和礼花弹、太阳花和地老鼠等烟花。这些东西都是家里从来没有用过的。我问爷爷，买这些做啥？爷爷说，你爸妈要回来，他们在城里生活惯了……还有这些，给你弟弟玩。他指着那些烟花说。

我心里想，哈，孙子回来了，就是不一样哦！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仿佛听见他们说过，爸妈在外面有了一个小弟弟，已经三岁多了。我眼前浮现出一张胖乎乎的小脸，对着我傻笑，多可爱，妈妈一手搂着我，一手搂着他，埋头亲着我的额头，我一脸幸福。

这可是我盼望了十四年的场景啊。

带回一个弟弟

第二天傍晚，两个人踏着沙沙的落叶，从对面黑乎乎的小路上慢慢走近，过了小河，在梯坎边的杏树下，冒出脑袋。奶奶叫起来，哎呀，你们也不叫一声，我们到街上接你们啊！我知道这是爸爸妈妈回来了。

我跟在爷爷奶奶后面，迎上去，听见他们叫了声，爸，妈，接着就说，快，喊爷爷、奶奶……黑影中，我才看见妈妈的背上还有一个小孩，我想，这就是弟弟了。我抢过爸爸手里提着的一个蛇皮口袋，可是很沉，一下掉到地上。爸爸这才看了我一眼，说，嗨，小琴，都长这么高了啊！回头又责备道，这么大一个人，一个包都提不好，快看着弟弟！我这才看见，妈妈弯下腰，把小孩放在地上，他怯生生地站在那里。我忙去拉他，他甩开我的手，摇摇摆摆地跟着他们朝屋里走。

在堂屋的灯光下，我看见爸爸头发已经花白，脸很瘦削，穿着蓝色牛仔褲，银灰的防寒服，脚下一双油黑的皮鞋；妈妈呢，眉毛画得浅浅的，抹着口红，脖子上系着一条黄色的纱巾，穿着一件长长的红色风衣，头发染得焦黄焦黄的，像

是冬天山坡上的茅草堆；弟弟却胖胖的，穿着黄色的羽绒服，像一个棉花苞子。爸爸只顾站着和爷爷奶奶说话，妈妈看看我，像是不认识一样，然后蹲在那里，把弟弟搂着，给他擦鼻涕。

没有设计了一万次的爸爸妈妈激动地扑向我，我也扑向他们，三个人紧紧地搂在一起，泪流满面的场面，我被冷落在一边，也不知道怎样去和他们寒暄，只是呆呆地站在阴影里，像是多余的人。

突然，妈妈叫道，小琴，快拿点纸，带弟弟去厕所！我连忙跑去，拿出手电筒，拉着弟弟要走。弟弟又把我的手甩开，他说，不要你，我自己走。我们家的厕所，是在猪圈边用木板隔出的一小块空间，得从屋子后面绕过去。

天已经黑尽了，四面都是黑漆漆的山影，猪儿在嘤嘤地撞击栏板。突然，一只不知名的夜鸟扑啦一声飞过去，发出怪异的叫声，阴森恐怖，把弟弟吓了一跳，哇的一声坐在地上哭起来。妈妈听见声音，赶紧跑出来，风风火火地说，一个小孩都带不好，白长了那么大！我闻到一股臭味，弟弟拉在裤子里了。妈妈一把将弟弟扯过去，横在腿上，让我用手电筒照着，把弟弟的裤子拉下来，从我手里扯过纸巾，三下两下擦干净弟弟的屁股，对我说，快，到河边把裤子洗了！

就抱着光屁股的弟弟跑回屋里。

我愣在黑暗中，那股酸酸的臭味熏得我直想发呕，用手电筒照照，那条裤子，像一条黄色的小狗，被扔在地上，蜷缩成一团。我的泪水不禁涌了出来，盼望了十四年，竟然盼到这样的结果！看来，爸妈心里，只有他们的宝贝儿子，我这个女儿，好像不是他们亲生的一样！

我用两根指头捏住裤腿，提着跑到梯坎下面的小河边，把裤子扔到水里，蹲下，就是哗啦、哗啦一阵胡乱地揉搓。天上没有星星，河水在黑暗中汨汨地流动，水凉得刺骨，揉搓了几下，我就被冻得尖叫起来，缩回双手，插在裤腿间取暖。直到奶奶叫我吃饭，我才又尖着指头，水淋淋地提着裤子回去，晾在门前横着的竹竿上。

热腾腾的饭菜摆上桌子，爷爷、爸爸坐在桌子的正面，爷爷在拧着一个酒瓶。妈妈抱着弟弟，坐在桌子的左边，右边空着，自然是我和奶奶的位置了。我的手冻得像萝卜一样通红，遇到室内的热气，像有蚂蚁一般爬着，又痒又疼。我还没有缓过气来，妈妈叫道，弟弟饿了，先给他舀一碗热汤。又补上一句，拿个调羹来！

我慢腾腾地走到厨房，拿起碗和调羹，突然，看见碗橱里还放着一小碟辣椒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恶作剧本性又

发作了，哼，心疼你们的宝贝儿子吧！我用指头蘸了一点辣椒粉，在调羹底面抹了抹，然后大声地叫，奶奶，奶奶，弟弟要喝汤！

奶奶乐呵呵地拿起勺子，在锅里舀了一勺骨头萝卜汤，倒在碗里，说，这汤，味道最好，给你弟弟端去……我们家的辣椒粉是奶奶自己种的朝天椒，特别辣，平日我都不敢沾口的。我小心翼翼地端着盛汤的小碗，放在妈妈面前，把调羹递给她，就跑到厨房，假装帮着奶奶做事，偷偷等待好戏开场。

突然，弟弟野蜂炸窝一般，哇的一声哭叫起来，接着就是当的一声，那个陶瓷的调羹摔在了地上，碎了。隔着门框，我看见弟弟这时正在抓挠着自己的舌头，妈妈把弟弟抱在怀里，她大声喊，给他倒点水。爸爸子弹一般射到厨房，端来一碗冷水，妈妈马上说，冷水不卫生，要开水！等到开水放在面前，妈妈又叫起来，要把他烫死啊！爸爸转身找来一个空碗，把开水倒过来，倒过去，弄凉，让弟弟喝一点漱口。一直闹了很久，弟弟才抽抽咽咽地止住了哭闹。

妈妈怪奶奶，说她调羹上有辣椒，没有洗干净，奶奶一脸愧疚。整整一顿晚饭，爸妈只顾围着弟弟转，给他挑选辣子鸡丁，洗去辣椒，把鱼肉里的细刺挑净，还要举在眼前反